# 全唐文紀事

#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八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録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 評隲二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北客辭笮復引一索其名爲笮人懸半空度彼絶壑予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旣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絚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人解

之所謂蕁橦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解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只四字盡之可謂工妙矣丹鉛總錄

崔元翰性介直少交游惟秉一操專業於文章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邕致思精密貞元中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冊府元龜

嘗游於南巢作弔夏桀文其辭甚典足見其質梁肅鄭處士墓誌

凡所論著皆研幾析理宏雅夷遠洪州文宣王廟碑張蕭盧三相國碑誌本聖人教化之蹟推大政謩明之道

固其性術講貫而發舒乎斯文文集二十卷中倫體要盡在是矣齊成公神道碑銘序　權文公集

其文峻清不汩於波流者還一齋記惠上人碣銘微妙虛空深入無際嘗與故太師顏魯公暨柳郎中芳陸員外據殷亮甯寅爲莫逆之交陸嘗言王之莊柳之辯殷之介皆希代鴻寶知言者以爲實錄王公神道碑銘序　權文公集

所著梁懷王傳碑先君子碑陳祖德以自況載家聲於可久體要閎達邁乎羣倫魏國公贈太傅賈公墓誌銘序　權文公集

權德輿文史臣贊云雅正贍縟余以富貴人爲文詞自

然溫潤歐陽公其儔也密齋筆記

賢弟過岐山賦謳讓帝陵二篇自三兩復莫究津涯渙

乎與日月齊明洶乎與江海爭大苞若天地速如鬼神

迎之不見其前隨之莫覩其後波瀾之外懲勸在焉崛

立當今峭若嵩華是以謂之文矣歎之不足繼之詠歌

霜露興懷未即拜賜謹先奉狀代申誠款不宣薛逢與崔學士

書　文苑英華

右記于公異撰冷朝陽書爲李西平於興元元年十月

有事吳山而作也又追述李抱玉鎮鳳翔日以中軍委晟禱嶽而降今晟亦鎮鳳翔復舉祠事文筆之工只三四語盡西平偉績通鑑載公異草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涕即其人也吳嶽祠堂記　金石錄補

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之次服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陵邁北夢瑣言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有五色賦及第最中的者賦頭八字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辭復試此題頗慮浩賦逾已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啟緘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摭言

張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零陵小記

國史補稱張登小賦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摭言亦云如蹙金結繡而無痕迹王彥輔云曾在汴京相國

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六卷權文公爲序云詩賦之外雜文合一百二十篇又云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然所得書肆鏤版裁六十六篇已亡其半彥輔欲續姚氏文粹錄登之文不果惜也池北偶談

曾覽符公全集其文簡舉清便入其堂奧者唯建平闕覃正夫子宋濟雖有詞學其文冗汎非符之流湛賁李於彭山宰墓銘即宋文也北夢瑣言

唐李觀元賓文集五卷附詩四篇始郊天頌終邠甯節

度饗軍記凡雜文五十篇諸碑銘亦有奇處至與孟簡吏部吳員外諸書粗率叫呶如醉人使酒罵坐蓋唐中葉以後江湖布衣挾行卷干薦紳延接稍遲贈遺稍薄則謗讟隨之濅以成習觀諸書可見編首有陸希聲序謂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又云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此序載文粹中）予謂元賓視退之如跛鼈欲追騏驥未可以道里計也（池北偶談）

太保李聽能求誠懸書父碑亦可謂有意不朽矣晉公

名相也文雖不及韓柳然言之足重過之且亦非不能文者聽此舉未爲全失使李愿若在或尚知乞昌黎文然是時愿已亡矣書畫跋跋

愈白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答陳商書　昌黎文集

辱示初筵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覺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 與馮宿論文書 昌黎文集

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答胡生書　昌黎文集〉

嘗以爲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

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唐書韓愈傳

近世爲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吾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稱薛逢爲文以不同俗爲主然樊薛之文不行於世吏部之文與六經共盡此蓋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勸學者故吏部曰吾不

師今不師古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是爾

答張扶書　小畜集

予謂韓吏部曰僕之爲文意中以爲好者人必以爲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人卽以爲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子艷格至貞元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人未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慚而人是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是歎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於集矣自慚者棄之無遺矣僕獨意祭裴少卿文在焉其畧云儋石之儲

不供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此必吏部自慚而當時人好之者也今之世亦然也子著書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祭裴文可矣夫何惑焉 再答張扶書

小畜集

予苦韓文杜詩之多誤既讎正之又各爲年譜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爲文之時則其歌時傷世幽憂竊歎之意粲然可觀又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健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元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汲郡呂大防記 呂大防韓吏部文公集年譜

上張僕射第二書樊曰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韓曰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補注觀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韓退之稱孟軻醇乎醇者也至荀況楊雄曰大醇而小疵予以爲未之盡孟之學也雖醇於用緩荀之學也雖疵於用切揚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筆記

尙書謂之八座其來久矣然學者少究其源或以六曹

二丞爲八座或以六曹二僕爲八座皆非也此事載於晉書職官志甚詳今錄於左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曹主繕修功作鹽地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治地者得此序石刻題云前鄉貢進士韓愈撰乃知作此文時年未三十故能豪放如此今按退之年二十五及第後三試博學宏辭科皆被黜故曰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繼而以鄉貢進士三上書宰相復不遇郎出關時年二十八矣且以退之

文辭宏放如此而被黜何哉蓋唐人之文皆尚華麗安貼而退之乃聱牙如此宜乎點額也嬾眞子

僕少時在高郵學讀送窮文至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低掌頓脚失笑相顧僕不覺大笑時同舍王朴彥法問曰何刹笑至甚爲刹僕曰豈退之眞見鬼乎彥法曰此乃髑髏之深嚬蹙頞蓋想當然耳且古人作文必有所擬此擬楊子雲逐貧賦也僕後以此言問於舅氏張奉議從聖舅氏曰不然規矩方圓之至也若與規矩合則方圓自然同也若學問至古人自然與古人同不必擬

也譬如善射後矢續前矢善馬後足及前足同一理也
昨日讀韓文忽憶此語今三十年矣撫卷驚歎耆人之
嬾眞
子
退之作南海神廟碑序祀事之大神次之尊固已讀之
令人生肅恭之心其述孔公嚴天子之命必躬必親云
遂陞舟風雨少弛雲駮陰解日光穿漏又云省牲之夕
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槩五鼓旣作牽
牛正中公乃盛服以入卽事又云牲肥酒香神具醉飽
百神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蜒蜒來享飮食又云祥飈送

颿旗纛旄麾飛揚晻靄穹龜長魚頭躍後先其造語用字一至如此不知何物為五臟何物為心胸耶珊瑚鉤詩話

碑記文字鋪敘易形容難猶之傳神面目易模寫容止氣象難描模南海廟碑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旗纛旄麾飛揚晻靄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岳陽樓記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長煙一空皓月千里醉翁亭記夕陽在山人影散亂林木陰翳鳴聲上下赤壁賦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白露橫江水光接天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類如仲殊所

謂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吹劍錄外集

唐之文章至韓退之而大備無可疵者後之學者於是取則其體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並言兩事而終只以一事結者有以一意起而終以兩意者如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匠石過之而不盼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也是以木馬兩事並起也然終之曰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

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相類故終始言之耳是棄木而說馬也又如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又言其在唐虞咎陶禹善鳴者而假之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衰孔子之徒鳴之屈原鳴楚李斯鳴秦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是則鳴者蓋有出於自然者矣豈可謂專不得其平邪是又以一意起而兩意終者如此野客叢書

韓退之答李翺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

野客叢書

予自學琴而得爲文之法文章之妙處在能掩仰頓挫令人讀之亹亹不倦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此頓挫法也退之與李翺書並用其法云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刦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

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又云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皇皇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損外無所繼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淸不污而處其所可樂

哉大略如此觀其筆力覆仰頓挫文理粲然與穎師琴詩何異捫蝨新語

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文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效其句語而已孫樵嘗言自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持正得之於韓吏部總其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辜强僻澁氣象絕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嫫母捧心信有

之矣吾嘗謂韓氏之墻數仞樵輩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捫蝨新語

退之原道闢佛老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於是儒者咸宗其語及歐陽公作本論謂莫若修其本以勝之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哉此論一出而原道之語幾廢捫蝨新語

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複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聞見後錄

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宏正先廟碑曰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寶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其用詩之法如此如曰前進士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聞見後錄

王充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於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 聞見後錄

予謂韓愈書其知斥楊墨排釋老以尊聖人之道其志篤矣然其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

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聞見後錄

樊宗師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襲而已曰魁紀公三十卷曰樊子三十卷曰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記誌說論讚銘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有十九其評曰多乎哉古未有也又曰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又曰紹述於斯術可謂至於斯極者矣曰未有曰難曰極特取其不相襲耳不直以爲美也故其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

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蓋斥班固而下相襲者退之於文吝許可如此（聞見後錄）

方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復至解衣般礴贏郭注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又云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技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爲技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技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

說也送高閑上人序　文章正宗

方無者字或無之字方云此銘以徹揭劃雪折厲聳咀爲韻而行生淸兵名闇貞復自爲韻厲音列闇當讀如諒闇之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罘罝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旣識之矣張給事墓誌銘　文章正宗

羅池之文至矣來者不能加也其以子厚正直爲神誤矣昔歐陽文忠學文公而知至者嘗評田宏正碑銜訓嗣事爲譌必曰事嗣則語參錯而雜比故能起而振也

余讀此碑至斗繫軛下引颿上檣益知簡鍊差擇其精至此信天下之奇作然永叔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工處不知何故反於此疑之考衡訓事嗣退之便是一體得於彼而失於此蓋亦不思也爲李文叔書羅池碑　廣川書跋

韓退之段成式皆有送窮文退之之作固不下成式姚鉉編文粹錄成式而不取退之平淮西碑亦只載成式父文昌所作鉉自謂所編掇菁擷華得唐人文章之精粹舉此一端則得謂唐文之精粹可乎雲谷雜紀

神女賦云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不知其處若韓文云行李稱遽坡賦云開戸視之不見其處是四句之內兩鉅公皆用其字韓隱坡顯優劣自分容齋筆記

退之力去陳言如子孫之詳等語尚或有之寓簡

退之送窮文自謂怪怪奇奇毛穎傳雖稍怪然筆力已不及不知者以怪辭爲工疊字爲巧字理舛謬不暇顧則諉之曰自我作古又飾之曰周誥殷盤屈曲聱牙其實學力未充筆下澁滯僅足以誑聾瞽老泉先生曰風行水上渙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

而不能不爲文也惟退之得之隨隱漫錄

劉夢得稱韓文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東坡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芥隱筆記

退之徐偃王廟碑銘秦桀以顛徐繇邈綿蓋用楊雄廷尉箴般以刑顛秦以酷敗之語而意尤遠芥隱筆記

毛詩有一篇全用兮字者如猗嗟是也有全用矣字者如桑中是也亦有全用也字者如墻有茨君子偕老是也然也字用多最難韓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一篇全用也字亦不過有韻脚而綴也字若毛詩然潁川語小

善狀事物者讀之如親見韓昌黎作薛公達墓誌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君歡遂適射所一座起隨之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前輩固評之矣然又有甚善於此者仲尼居曾子侍曾子避席復坐吾語汝此一段分明是畫出一時氣象豈後世文筆所能形容者潁川語小

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頗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

放教退之獨步 跋退之送李愿序 東坡題跋

前輩文集惟集可存其別集遺文俱當刪削不惟多有眞贋之殊而當時亦有不得已而作者如韓文別集所載不可存者尤多非有益於退之也 常談

韓愈學古文以救文倣而不能亟變故唐末五代之際文氣孱弱也 學林

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於平也而柳子厚之稱韓文公乃曰文益奇公亦自謂怪怪奇奇二公豈不知此蓋在流俗中以爲奇而其實則文之正體也宋

景文公知之矣謂其粹然一出於正至其所自爲文往往其澀難讀豈平者難爲工奇者易以動文人氣習終未免耶韓文公之文非無奇處正如長江數千里奇險時一間見皆有觸而後發使其所在而然則爲物之害多矣答綦君論文書　攻媿集

韓退之畫記東坡以爲甲乙帳而秦少游乃效之作五百羅漢記人心之不同如此步里客談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夔假於韶以鳴

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平也容齋隨筆

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殽野蔌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殽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容齋三筆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八終

#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九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評隲三

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决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

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兎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容齋三筆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辨論之至切不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爲文章之紕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　容齋續筆

韓昌黎文與語孟出入而喜玉川劉乂東野等詩至於自作亦效其語何詩文不同也閒居錄

子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於議論而欠宏麗故雖揚雄亦薄之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雄之說淺易則有矣其文詞安可以爲艱深而非之也韓退之文章豈減子瞻而獨推揚雄云雄死後作者不復生雄文章豈可非哉歲寒堂詩話

文字中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典謨訓誥之文其末句初無耶歟者也之辭而渾渾灝灝噩噩列於六經

然後之文人多因難以見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十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句用助辭矣而反覆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能及此其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徐不迫之態二公固以爲遊戲然非大手筆不能也梁谿漫志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爾杜

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後山詩話

顏子不貳過論殆是甈筆今讀韓子書者於斯文特熟甚科舉之累自韓子不免宜夫人盡然於此可以與古道不行之歎止齋題跋

宴喜亭記工於狀物掌書廳記工於言情畫記工於敘事藍田丞廳記敘崔斯立盤鬱之懷修滕王閣記自敘慨慕遐想之意隨物賦形沛然各縱其所之無拘也近世爲記者僅述歲月工費拘滯不成文理或守格局各

成竄段目此金石之文與今文異於戲異哉黃氏日抄讀韓

策問十三首只舉一事之可疑者爲問而不設疑辭古人大體蓋如此今之問者徒爲疑辭而初無疑事答張籍兩書諄諄然自解未可著書闢佛之意及解駁雜之議其實張籍蓋友也愛公之深者也黃氏日抄讀韓

伯夷頌謂無求而爲之萬世一人反結一語謂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尤奇絕黃氏日抄讀韓

退之諸墓誌一人一樣絕妙文章精義

退之誌樊宗師墓其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蓋與鑿鑿

乎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意適相似所以深喜之然銘謂文從字順各識職則宗師之文文不從字不順者多矣亦微有不滿意 文章精義

退之誌樊紹述其文似紹述誌柳子厚其文似子厚春蠶作繭見物即成性極巧 文章精義

唐人文字多是界定段落做所以死惟退之一片做所以活 柳子厚文字便有界畫得斷者 文章精義

看韓文法　簡古一本於經學韓文簡古不可不學他法度徒簡古而乏法度則樸而不華 古文關鍵

艮齋先生謝公昌國自起部丏祠歸渝上嘗往謁焉眷容浹日無所不論因求作文之法先生曰余少時讀昌黎文得四字取爲文法平生用不盡乃跽而請曰四字謂何答曰奇而法正而葩易詩之體盡在是矣文體亦不過是然文貴乎奇過於奇則黯故濟之以法文貴乎正過於正則樸故濟之以葩奇而有法度正而有葩華兩兩相濟不至偏勝則古作者不難到況今文乎 示兒編

周益公曰韓退之崔羣戶部侍郎制初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末云選賢與能於今推重擇才經賦自古尤難

凡命版曹何嘗不主理財惟退之先及邦教而以經賦二字終之深合經旨辭學指南

文有數句用一類字所以壯文勢廣文義也然皆有法韓退之爲古文霸於此法尤加意焉如賀冊尊號表用之爲字蓋取易繫辭畫記用者字蓋取考工記南山詩用或字蓋取詩北山悉注於後孰謂退之自作古哉文則

蘇東坡奉敕撰上清儲祥宮記後朝廷磨之別命蔡元度作故東坡有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退之淮西碑亦

是磨後復使文昌再作此二事大相類也東坡遂託爲此詩紹聖間有人於浯流館中得之蓋亦有少不平故耳而苕溪漁隱不知有此乃謂東坡竄海外時作欲以自況非也藝圃擷評

韓愈作諫臣論年甚少是時意盛謂天下事但當如是爲之及出入憂患終不能有所爲去陽城遠矣習學記言

韓退之驅鱷魚文苦非佳作史臣但書其事自足矣而全錄其辭亦何必也滹南遺老集

孟子中百里奚自鬻於秦一章與韓退之論思元賓而

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猶吾元賓也及曾子固答李廌書最見抑揚反覆處如此等類皆宜詳讀修辭鑑衡

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閙言語愚按韓文公獲麟解結云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送浮屠文暢序結云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書歐公縱囚論結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皆此法也修辭鑑衡

文有以繁爲貴者若檀弓石祁子沐浴佩玊子之大塊

噫氣用者字韓子送東野用鳴字上宰相書至今稱周公之德其下又有不衰二字凡此類則以緐爲貴也修辭

鑑衡

昌黎答張籍書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東萊批使事牽引以無爲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東坡范增論說羽廢義帝增必力爭而不聽正用此法送文暢序結句連下五個也字如破竹一段功夫極大庶齋老學叢談

唐劉禹錫作柳州文集序云韓退之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崔謂崔瑗蔡謂蔡邕山谷咏張文潛詩亦用此意有曰鼂張班馬乎崔蔡不足云其善於奪胎換骨如此而世或未之知也隱居通議

近世騷學殆絕惟韓文公作羅池廟碑歌辭世以為有騷體隱居通議

鶡冠子其書晦澁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讀者往往厭之不復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

如韓愈所云黃氏又謂韓愈猶取二語之外餘無留良者亦非知言也朱學士集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邱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史陳壽比肩公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丹鉛總錄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胡應麟曰退之諸記但紀事不措議論特句格太變幻寡漢人渾樸之致子瞻正與相反丹鉛雜錄

韓修武振起八代之衰爲其單行古文法也子長爲質

上泝周秦氣骨自古曲折作態盡乎技矣其言正直潤色雅故故超於技徒謂平淮西碑爲媲典謨毛穎傳酷似子長淺之乎退之有時生割刻意形容琢古磨石未免乎痕痕亦何累乎退之通雅

韓退之送孟琯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强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强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肯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吾所欲低頭於昌黎處也餘冬序錄

春秋論戰勝功賞必歸功於以之者李愬淮西之功謂

裴度督戰以之耶韓愈碑文體裁宏麗足重國紀愬娶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碑文不實帝詔斲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以歸功於愬或云憲宗疑裴與韓黨故抑其文又疑李逢吉初議與裴不協皇甫鏄忌愈陰毀爲黨致爾及觀裴度纂述蔡軍用兵帝之憂勤機畧皆歸功於上不敢以元功自居野史云蔡州舊有吳少誠德政碑後勒韓文豎石相對少誠碑流汗爲泥雖金石之物似亦有知何諸人見反不及耶蘇内翰録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

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李商隱讀韓碑有詩落句曰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劉夢得嘗言柳八駮韓十八平淮西碑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代判矣此才人忌能常態耳六硯齋二筆

韓吏部文章至宋始大顯其在當時皇甫湜號爲知公者然其論業一篇備論諸家之文不過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萬里一道衝飈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之灌溉

或爽於用若有微辭反不如李北海賈常侍沈諫議之流無貶詞也若天不生歐公則公之文幾湮沒而不彰矣按持正此文出自袁昂書評後世敖陶孫王弇州諸家文評詩評皆仿之池北偶談

明辨曰自蔡邕作釋誨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晳元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即此二篇亦可以備一體矣鐵立文起

沈鶴山曰韓愈明水氣樸詞典唐賦之佳鐵立文起

送浮屠文暢序李翺論文謂義深理當辭不工者亦不能傳韓公此序可謂辭理義三者兼勝矣翺稱公獲麟解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讀公師說及送文暢序皆當以此意求之　讀韓記疑

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一自肆於山水間　柳子厚墓誌銘　昌黎文集

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文贶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一作續）父兄之書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爲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柳河東集

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龐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河東集

間發書得箏郭師墓志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沖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佯伊鬱久而

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予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慨耳與柳子厚書　劉賓客文集

陳文燭曰柳子厚文章簡古有法深得左氏之遺至爲論六十七篇而命曰非國語病其文勝而不純於道斯持論之過也宋柳河東集

柳子厚云穀梁子甚峻潔又云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信哉跋穀梁傳後　東觀餘論

晉問以地險也兵革也馬之良木之大鹽之富也文公之霸也皆不如堯之遺風焉理正而文工黃氏日抄讀柳文

時令論二篇專病月令謂聖人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凡政令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又及時令之變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或曰所以防民亂之術也然聖人立中道以示後未聞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愚謂此正論也黃氏日抄讀柳文

斷刑論下謂賞務速不必春夏罰務速不必秋冬是矣而謂蒼蒼者焉能與吾事古之言天愚蚩蚩者耳何言

之無忌憚若是哉黃氏日抄讀柳文

南睢陽廟碑記南霽雲也然一句一事始終屬對全似韓柳未出時文體與子厚他文不類當是少年作按柳碑多排句非韓比近世晦翁嘗以年考之乃子厚晚年作殆自隳以從俗耶黃氏日抄讀柳文

六卷七卷皆浮屠家碑銘其理蕩而不可究詰其辭遁而不可明唯南嶽大明二碑僅明白可曉姑錄之南嶽之碑曰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

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大明之碑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愚謂此二者立語未爲盡瑩而理則近是蓋二碑所主者律而餘多言禪也 黃氏日抄讀柳文

送僧浩初序專闢退之之闢佛愚謂退之言仁義而子厚異端退之行忠直而子厚邪黨尙不知愧而反操戈焉子厚自以爲智不遂當矯名曰愚吾見其眞愚耳 黃氏日抄讀柳文

啟皆獻文求哀之辭表多世俗稱頌之語氣索理短未

見柳之能過人者 黃氏日抄 讀柳文

看柳文法

關鍵出於國語當學他好處當戒他雄辨議論文字亦反覆 古文關鍵

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精思之則益也子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

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爲温夫輩言也容齋隨筆

柳子厚書段太尉遺事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郭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頭來矣宋景文修新唐書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耶聞見後錄

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虚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也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至於時令斷

刑貞符皆非是予謂學者不可不知也 聞見後錄

枚乘漢之劣而柳子厚雄於唐者也觀乘之七發與子厚之八問可以觀物態之厚薄 雪山集

鶡冠子漢藝文志云賈誼鵬賦嘗取之唐初李善注文選復多引用以二書參訂稍稍可讀韓退之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其見稱如此而柳子厚以爲言盡鄙淺惟賈誼鵬賦所引用爲美意好事者

所爲反取鵩賦以文飾之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子厚所見與退之大不同予觀其世兵篇云云雖多爲賈誼所采取文辭奇古與鵩賦自不同子厚謂爲僞書若他篇固不可得而知如此篇恐後人筆力未易至此子厚又以貪夫殉財之語不爲太史公所稱按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此自列子之辭獨夸者死權一語見於鶡冠子賈誼實合二書以成文爾太史公謂爲賈子云則可謂鶡冠子

云則非矣蓋子厚一時亦不審上文非鶡冠子語遂至於誤雲谷雜記

余嘗以三言評子厚文章曰其大體似紀渻子養鬬雞在中朝時方虛憍而恃氣永州以後猶聽影響柳州以後望之似木雞矣步里客談

張㟩舍人言柳子厚平生爲文章專學國語讀之旣精因得掇拾其差失著論以非之此正世俗所謂沒前程者也掃却編

蘭亭有序修禊事也金庭刻銘愛輕舉也康樂山居之

賦陶性情也微之州宅之詩寫物景也若是者謂之大述作可乎曰未也昔晉河東柳先生會萃三河之遺事網羅千古之異聞作爲晉問以昭來世斯文也可謂大述作矣先生晉人也居晉土習晉事爲晉問職也晉有堯之遺風不可以有加矣居乎越者亦知越之事可與晉方駕乎　張淏越問序　會稽續志

原涉云家人寡婦始自約敕時意慕宋伯姬爲人不幸爲盜賊所污遂行淫失雖知其非而不能改柳子厚河間傳亦此意也如涉所云自足以勸戒何必既狀其淫

蕩之醜又捕蛇說即苛政猛於虎之謂禮記以八十言盡之子厚乃六百字文日勝質日衰可以觀變矣吹劍錄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記儀爲第一其體勢雄渾莊雅碎語如畫不可及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雖能曲折回旋作碎語然文字止於清峻峭刻其體便覺卑薄席上腐談

柳子厚貞符效司馬長卿封禪體也然長卿之諛不如子厚之正子厚答問效東方曼倩答客難體也然子厚之對不如曼倩之安井觀瑣言

坡翁曰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不知以柳之文言邪抑以其學言邪無姓和尚碑尤妙隱居通議

享羅池柳子厚守柳州死而柳民廟之於羅池退之作迎享送神詩晦翁名之曰享羅池愚謂此篇賦也其體自九歌中來亦幾逼眞矣古賦辨體外錄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效國策莊辛對楚襄王辛三喻入蔡靈侯事共襄王共五段子厚亦三喻引太公遇文王發智伯之問以三脚證前凡六段文字比國策尤縝

忞但結尾於文王何有下說智伯處比國策似乎猶欠

庶齋老學叢談

柳文晉文公問守原議中云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得謀於卿相而獨謀於侍人東萊批說朝與宮卿相與侍人下四句不合事所謂異樣不俗下承上況其時當不乏言議之臣乎此一句生下句亦應卿相加貫珠

庶齋老學叢談

柳宗元愛國語愛其文也非國語非其義也義詭辟則非文傑異則愛弗相掩也好而知惡宗元於國語有焉

論者以柳操戈入室弗察者又羣然和之然則文之工者傷理倍道皆弗論乎虞槃作非非國語余欲作非非非國語爲柳解嘲第未見本書

少石山房稿

子厚諸記尙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冗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

藝苑巵言

讀姚州露布二篇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給賞然一

再讀意味亦只如此子厚此牒未嘗不麗未嘗不豔然却不必如此矜炫此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王駱也

柳宗元伐黃賊牒　四六法海

子厚自述爲文皆取原於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於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尙有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於諸經特用爲采色聲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汨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稚者記序書雜說文皆有之不獨碑誌仍六朝初唐餘習也其

雄厲悽清醲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尚有町畦非其至也惟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嶢然於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乃以其久斥之後為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與子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體以進於古假而其始學時即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書柳文後

望溪集

愈膏肓疾賦其詞氣似柳少作未謹潔與峭耳義門讀書記

封建論荀卿子之文也其中節制甚謹嚴李云文章古雅精健過秦之匹 義門讀書記

駮復讎議駮陳有餘若折衷典法之中則必待韓議而後定也李云兩下相殺及以上誅下韓辨別分明柳則質爲一條而已合此兩篇義與詞觀之便定韓柳優劣或言柳議過韓者不知文者也 義門讀書記

貞符以德爲符其論偉矣然亦本末不該柳子持論往往皆據一面如封建則直舍本而齊末者所以不逮韓子 義門讀書記

曾弗人曰唐宋四大家蘇既不長於敘事傳狀誌銘獨退之永叔爲多宗元敘段太尉逸事其刻畫生動無論永叔諸誌幾欲追子長而掩退之然而梓人橐駝諸傳皆感事寓言傳誌行狀不少概見豈求之者少耶鐵立文起

表斷句要有力如柳子厚謝官乃云戴巨鼇之山未知恩重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凡此樣表須有此樣句方能動人鐵立文起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怪韓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閎雄毅子厚又不及寓簡

經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於自然不由作爲也左氏已有作爲處太史公文字多自然班氏多作爲韓有自然處而作爲處亦多柳則純乎作爲隱居通議

韓退之之文自經中來柳子厚之文自史中來聞見後錄

退之銘墓其辭約子厚銘墓其詞豐各炫其長也子厚獨銘覃季子墓云困其獨豐其辱兩句而已對牀夜話

元和九年甲午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公在史館有答劉秀才元微之書答劉書以六月九日柳宗元與公論史書以正月二十一日宗元云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

劉秀才書及令乃見書藁知公答劉在去年六月宗元書在今年正月也子厚呼退之十八丈者韓公兄弟皆其父執見子厚先友記按子厚平時稱退之不曰韓愈則曰韓生文人相輕自古皆然然退之道子厚不容口以此見二公之爲人也（韓子年譜）

送文暢師序退之闢浮屠子厚佞浮屠子厚不及退之論史書子厚不恤天刑人禍退之深畏天刑人禍退之不及子厚（文章精義）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九終